



《1921》他们 感动 “2021”我们

一部定名《1921》的电影，会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答案是确定的，《1921》以1921年那一年的时代脉络和“横截面”视角切入，聚焦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这一核心事件。但这部电影，会怎样讲述这个故事呢？

眼前一**亮**

今天，电影《1921》正式上映。中午时分，“赶早”的影迷看完了第一场的放映。特地请假一天的刘女士走出大光明电影院，直呼“没想到”：“没想到严肃历史题材的影片还可以这么拍，没想到熟悉的建党故事拍得如此险象环生，没想到百年前的年轻人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不同于同类题材的编年史纵切面视角，《1921》突破以往建党题材的叙事框架，身在上海的李达成为故事的视角之一，串联起所有奔向上海的国际国内人物——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从奥地利出发一路受到追捕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长沙出发的毛

泽东、何叔衡，被日本警视厅特工高课盯梢的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近藤荣藏，他们都汇聚在了上海这个点。来自五湖四海的“一大代表”到达上海后，又开始了开会、躲避、转移的曲折历程，被上海多方势力追踪和监控，多线索纷呈交错，立体交叉，让熟悉的建党故事充满陌生的张力。这种基于史料史实的叙事创新，既在前期的电影研讨中赢得专家“为主旋律电影创作又开辟了一个新高度”的肯定，也在放映后让年轻观众眼前一亮。带着惊艳和惊讶的“没想到”，或许正是对影片导演黄建新和所有主创的最好褒奖。

心头一**震**

凶险和紧张氛围的衬托下，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青年群像，更有着触动人心的人格力量。上映前，《1921》发布了一张终极海报（见下图）：饰演“一大代表”的13位演员齐步向前，朝气蓬勃的风采扑面而来，传递出年轻人一往无前的决绝和投身革命的无畏。画面上，他们或身着马褂长衫，或身着学生制服，或西装笔挺，但眼神同样坚毅，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日本留学归国、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达；有出身农民、求学时组织进步团体的毛泽东；有曾为前清秀才、参加过武昌首义的何叔衡……虽然他们的年龄、出身和经历各异，但同样怀着救亡图存的决心，排除万难齐聚上海共赴建党之约。

《1921》是2021年的“1921”，海报内外，是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在对

话，海报中的年轻人走向未来，海报外的年轻人在面向《1921》中重访历史，年轻人在“1921”和“2021”相遇。无论是点映结束时全场齐唱《国际歌》的慷慨激昂，还是上映首日伴着映后字幕不愿起身离去的内心触动，都是观众给予这部电影最真诚的鼓励。“感谢《1921》，把熟悉的故事讲出了新意。与其说许多历史细节鲜少记载，不如说许多革命先辈少年的模样，青春气息喷薄而出，未曾见过。”走出放映厅，黄先生仍有些激动，“感觉那些一大代表，身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芒，向我们走来。跟我们一起，‘活’在我们身边。”

首席记者 孙佳音



马上评

中国故事的感召力

□ 邵宁

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上海的影院里，首日上映的《1921》吸引了许多期待已久的影迷；而在网上，一段来自革命圣地的音乐视频《绣荷包》也成了爆款。

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以色列音乐家李荣满与两位中国音乐人合奏陕北民歌《绣荷包》。李荣满擅长演奏手碟，与他合作的是上海的二胡演奏者蔡秉汝、北京的古筝演奏者栾思远。延安宝塔山下，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传统与时尚，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表达了一位当代国际音乐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敬意，正如李荣满所说，“我们要去高的地方，也要去历史意义很高的地方”。

当下，日新月异的中华大地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所创造的人间奇迹，也吸引着许许多多外国人寻求其中的奥秘。本报推出的100集短视频《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外国人用亲身体验，讲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

中国故事、华夏文明、灿烂文化、民族精神，正焕发出愈来愈强大的感召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近悦远来。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每个人重任在肩。



李荣满(中)与京沪两地两位音乐人合奏陕北民歌《绣荷包》

受访者供图

在延安新闻纪念馆门口的开阔地，从一辆越野车上下来的以色列音乐家李荣满双手在胸口打着节奏，口中哼着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旋律，与他的中国朋友——来自上海的二胡演奏者蔡秉汝、来自北京的古筝演奏者栾思远，从后备箱里拿出各自的乐器。李荣满架起了一个像是倒扣着的铁锅一样的乐器“手碟”，与伙伴开始合奏《绣荷包》——这段2分多钟的视频昨起在网上发布，其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西方的风格赢得众多点赞。

“李荣满”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荣幸”和“满意”，又与他的本名 Liron Man 的发音接近。他“很荣幸也很满意地接受了这个中文名”。李荣满一直热爱世界各地各民族的音乐以及世界音乐(World Music)——一种以当代方式演绎传统曲目的曲风。他自2012年起，受上海世界音乐季的邀请来到中国各地巡演后，也开始遍历中国河山。听了不少中国民歌后，李荣满被陕北民歌《绣荷包》打动，所以想着“去延安”。今年5月，他与平时就经常合作的蔡秉汝、栾思远自驾抵达延安，准备在延安取景拍摄演奏《绣荷包》的音乐视频。

取景的过程，其实也是在革命圣地一路参观的过程。“我去看了毛泽东住过的地方，进去后很有感触，这些真实的场景，让我更理解了新中国的历史——这是我以前不了解的部分。”李荣满随中国朋友用脚步丈量了延安，延安当地人也非常乐于与外国朋友分享发生在延安的历史故事。

最终，延安新闻纪念馆前的开阔地，成为这个视频的主场景。李荣满坐在中间弹奏手碟，二胡与古筝分列两侧。宝塔山、杨家岭、清凉山等都入了镜。按李荣满的说法：“我们要去高的地方，也要去历史意义很高的地方。”

“延安的自然风光很好，很漂亮。”李荣满喜欢接近大自然，他来自以色列一个只有2万人的小城市，大家彼此都认识。“所以我习惯与所有看到的人都打招呼”，这个习惯保持到现在。目前，他居住在北京，“我看到小区里的邻居也会打招呼”，与大家相处十分友好。李荣满也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上海既有大城市的‘高大上’，也有小巧玲珑、简简单单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他在上海也遇到很多有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去过很多好玩的、其他地方不一定有的餐厅。

至于手碟——则是2001年才被瑞士人发明的一种乐器。李荣满是国际一流的手碟高手：“它既像是手鼓，但也有旋律，演奏出的声音，用中文说就是‘空灵’‘纯粹’。”他小时候并没有学打击乐，而是所有音乐家入门必备的钢琴、小提琴等弦乐。因而，他也熟悉中国传统乐器里的“弦乐”——古筝、二胡。李荣满认为，“手碟与古筝的和弦共鸣，十分有能量；而二胡本身的音响比较强，所以三种乐器互动，融合了低音、中音、高音，还能发出长音、短音等，表现力就十分丰富，显得《绣荷包》的音效更现代……”将来，李荣满还想去云南，了解更广阔的中国山河与民族文化。

本报记者 朱光

以色列音乐家李荣满携手中国朋友 宝塔山下绣荷包

以色列音乐家李荣满携手中国朋友

重走长征路
梦创新征程



扫码看以色列音乐家与中国音乐人合奏陕北民歌《绣荷包》